

桂魄沁心

吴洪彪

故乡大车老宅院内墙角那株丹桂，已十九年了。它的枝干，至今仍纤细未盈一握，仿佛一个清瘦书生。然而，它的香气，却早已不是这小小院落能关得住的了。每当花期，那香便如无形的、清冽的泉流，无声地漫过矮墙，溢满屋宇，乃至将整座茅庐都托举了起来，浮在一片清芬的梦里。

我每次回去，常对它默然伫立。看久了，便不觉得是一株花树，倒像是一位从空谷中悄然来访的隐者，布衣素履，风神萧散。他眉宇间没有半分尘世的焦虑，只怀揣着一块温润的翡翠，不示于人，其光华却化作这满庭的幽香，丝丝缕缕，要将人间的燥热与疲惫，都化成一片清涼。

暑气尽而秋风凉，当百花的芳华与千山的翠色尽，并一同凋谢、退场时，天地间显得格外疏阔，甚至有些寂寥时，这丹桂的戏，才真正开始。它将整整一个春天的滋养，一个夏天的沉默，都紧紧地收敛起来，凝成叶腋间那些粟米大小的、橙黄色的苞。那是一种极沉静的、内敛的繁华。它对着中天的皓月，才肯徐徐地打开花瓣；依着院角的幽岩，方愿微微地展露娇容。它从不与白日里的喧嚷争辉，只在这清寂的凉夜中，将蕴藏了一年的馨香，悄然释放。

细看那些小花，真是造物的奇迹。橙黄的花瓣微微地聚拢，像初出炉的、尚未沾染奢华的铁器，有一种浑然的、并不刺眼的光芒；中间簇拥着的，是细碎如尘的淡黄色蕊与花瓣相映衬；又像是一把被仙人无意间散落的碎玉明珠，不惹尘埃，却在幽暗处，自顾自地闪着一点金黄的亮光。它的颜色，自然不敢与春日的姹紫嫣红争胜，但在这片秋的色调背景上，却比天边任何一段晚霞都更要明艳，更要灼目。它的香气，也绝不混杂于任何花潮之中，你只能品，像品一蛊刚泡的佳茗，初闻不觉，再嗅入魂，那韵味是远超寻常的。

尤其是在那样的夜晚：乡村田畴饱满的稻穗垂着头，疏朗的星星代替了人间的烛火，月光像一袭清凉的纱，静静地铺洒下来。那香气便仿佛有了质感，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几乎要从枝头满溢出来。恍惚间，眼前的景象都虚化了，好似看见传说中的赤城仙山拔地而起，有仙人乘着一道虹霓御风而来，而他每一次悠长的呼吸，便让这万里的天地，都化作澄澈无瑕的碧玉。

若有负重致远的顺丰快递，或是拼搏打工的霜夜归人，偶然从我家这茅庐前经过，被这一缕幽香绊住了脚步，他定会不由自主地驻足，仰头去寻。那香气，便如一脉清溪，直透灵台，能将五脏六腑都洗一遍，连魂魄里的尘埃，仿佛也被这无形的流水冲刷干净了。初闻时，像是上古的《韶》乐缓缓而起，钟磬之声悠扬地牵引着，周遭一切的市声、杂响，都渐渐地淡去，终至不闻。再嗅时，又似《易经》中那充满生命元气的震卦，一股刚健中正之气，不知从何处悄然归来，潜入四肢百骸，于是满腔的抑郁、邪恶的念头，便自行冰消瓦解了。

这香，竟是一味良药。它令狂躁的心重归安宁，仿佛能给病弱之人以气力，给疲惫之魂以慰藉。它从不以浓烈冲撞你的鼻孔，只以那悠远不绝的韵味，来摄住你的心魂；它也从不以艳色取悦你的眼目，只以那一抹沉静的橙黄，直直地沁入你的肝肠。因此，在三更夜气最沉、心火最易灼烧之时，它能将那无名的焦灼，化作一朵静静绽放的青莲。只在一念生起之间，这清芬便已乘着微风，传遍了天地四方。纵使世上有千斛的龙涎、万般的麝香，又怎能与它这源自本心的芬芳并肩？纵使有万炬檀沉燃起的烟火，又怎配与它这内蕴的光芒同耀？

待到寒露凝阶、草虫唧唧，月影西斜，雁阵惊寒的深秋，屋内的灯光愈发柔和，昨夜的残酒尚有余温。再看院中那一树丹桂，在迷离的夜色里，竟有了不同的风骨：它时而像一位持烛的老僧，静静地立在那里，以其智慧映照大千，却不见丝毫光影的执着；时而又像一位佩剑的游侠，袖中藏着青萍宝剑，锋芒尽敛，只余下一身萧索的落拓与孤傲。那一缕香气，执着地牵动着沉沉的夜色，耿耿然，像是要直连接到天上的银河里去，那几点斑驳的花色，伶仃地穿过清冷的晚风，萧萧然，仿佛是凝结后又坠落的黄色冰晶。

在这样的时刻，你才会恍然所悟。那关于“色”与“空”的玄理，那关于“生”与“灭”的缘由，仿佛都藏在这一开一谢的细微动静里了。这一株花的枯荣，何尝不隐喻着生老病死、四季轮回的自然法则？我忽然觉得，这香气，或许并非我们寻常所理解的香，它是天道的流转，是自然的呼吸；这颜色，也并非我们肉眼所见的色，它是某种永恒之物的短暂显形；这橙黄，并非颜料调色盘上的黄，也非世俗所重的黄金，它是在迷途中指引方向的、不灭的明灯。这香气，足以化去秦汉戈戟的暴戾锋芒，能击碎魏晋簪缨的虚浮华彩；它能洗净文章词赋里的矫饰与污浊，也能延续往圣先贤那不绝如缕的精神光辉。你说它小，它确乎只是沧海一粟；你说它大，它的精神却能弥漫整个沧海；你说它近，它就在你的眉睫之前，呼吸之间；你说它远，它却能瞬间抵达天涯海角，与夕阳相连。正因它在沉静的橙黄中，孕育了整个秋天的神髓，在无形的馨香里，蕴藏着不灭的灵魂，它才能以这一点微末的生机，包容森罗万象，以这几粒细小的果实，感化大千众生。

可叹啊！想那春日里争奇斗艳的百花，曾几何时，已在繁华路旁化作了尘泥；那夏日中辉耀水面的荷花，转瞬之间，也于碧波之畔只剩得枯枝。唯有这丹桂，偏偏在百草凋零之后，才从容地开花；又在万木复苏之前，便悄然地迎春。它从不因为无人经过、无人赏识，就收敛自己的芬芳；也不因疾病的侵袭，岁晚的萧条，而消散自己的精神。它的香气，何曾需要依托那高台园林的富贵气象？它的姿色，又何曾依赖过画栋雕梁的华美背景？只需一捧瘦瘠的土，半间风雨能侵的破屋，它便能安然立命，自在生根。

我于是取来一壶冰凉的井水，权当作清酒；拾起几片飘落的花瓣，聊以泡一盏茶。倚着它纤细而坚韧的枝干，轻声地吟咏；对着清晨枝叶上凝结的霜华，深深地自省。只觉得此生所经历的一切尘世劫波，都仿佛随着这香气，脱离了沉重的躯壳，向上升华而去；所领悟的这人生百年，如同白驹过隙，也正如这眼前的桂色，终究会褪去斑斓的幻影。我愿将自身化作千缕无形的清风，缓缓地、珍重地穿过那橙黄的花瓣；我愿将魂魄散作万道澄澈的月光，静静地、无言地洒落在桂树的疏影之下。若真能如此，或许这世间的燥热心烦，便能即刻消散；这尘海中无边的漂泊与疲惫，也能在这一夜，获得片刻的停歇。

迷迷糊糊，恍惚听得风送歌声：桂色如丹，桂香清冽。以我寸心，感子一树。花在枝头，更在君家。待到色空香灭时，秋月正斜，万里无瑕。

我的三叔父侯锦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基层干部的普通一员。52年前那个雨雪交加的春节，他关怀照料陌生醉汉的小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房，历

经半个多世纪而备感温暖。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件小事中蕴含的大爱，因为它真实而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植根心底、融入血脉的为民情怀。

1973年正月初三，年味尚浓，却寒意刺骨。时任淮安县车桥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三叔父，为筹备正月初六的公社三级干部大会，让刚高中毕业的我用自行车送他返回公社。彼时雨雪初歇，乡间土路泥泞难行，我老家复兴，却只能绕道石塘前往车桥。我先扛车5华里到苏北灌溉总渠，沿着灌溉总渠的沙石路西行40多里，再转道老淮流路骑行30多里，一路“车骑人”“人骑车”的交替骑行，早已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一位醉汉同村的路人。三叔父反复叮嘱路人，一定等醉汉酒醒后，将他安全护送回家。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我们这才摸着浓浓的夜色，顶着绵绵的夜雪继续赶路。

抵达公社大院时，已是晚上九点，古色古香的小楼里，会议室的摆钟声浑厚而清晰。年过半百、常年受胃肠疾病困扰的三叔父，顾不上吃饭歇脚，径直走进办公室，用老式电话联系醉汉所在大队的书记，详细说明情况，反复强调务必确认醉汉是否平安到家。当电话那头传来“人已安全休息”的回复时，守候了一个多小时的三叔父，紧锁的眉头才慢慢舒展开来。

次日清晨七点半，三叔父又一次

三叔父的为民情怀

侯红兵

一位醉汉同村的路人。三叔父反复叮嘱路人，一定等醉汉酒醒后，将他安全护送回家。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我们这才摸着浓浓的夜色，顶着绵绵的夜雪继续赶路。

抵达公社大院时，已是晚上九点，古色古香的小楼里，会议室的摆钟声浑厚而清晰。年过半百、常年受胃肠疾病困扰的三叔父，顾不上吃饭歇脚，径直走进办公室，用老式电话联系醉汉所在大队的书记，详细说明情况，反复强调务必确认醉汉是否平安到家。当电话那头传来“人已安全休息”的回复时，守候了一个多小时的三叔父，紧锁的眉头才慢慢舒展开来。

次日清晨七点半，三叔父又一次

摇通大队电话，直到确认醉汉已如常料理家务，才放心去推进三千会的筹备工作。

面对陌生醉汉，三叔父没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是俯身为他披衣、冒着雨雪守护，用两个多小时的耐心等待，践行“生命至上”的承诺；这小事饱含着“负责到底”的担当，从路遇救助到两次电话追问，从委托路人到联系大队干部，他用完整的责任闭环，把为民服务做到了实处；这小事彰显出“枝叶关情”的本色，在交通闭塞、通讯落后的年代，为一名普通群众如此劳心费神，只因在他心里，“群众的事没有小事”，夙夜为民，从不分“分内外”。

回忆当年情景，记述这件小事，既是缅怀亲人，更想致敬那些把为民情怀融入日常、落在细处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精神风范，永远值得我们传承与弘扬。

秋意浓

李从娥

赠。

范仲淹笔下秋深时绚丽的秋景最是销魂，“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站在秋山上细品范老笔下的秋——视野开阔，碧蓝的天空，秋色与秋波相连，朦胧的寒烟与蓝天、绿波相映，烟被染成翠绿的了。

我吃着桔子，抬眼正撞进深秋的天空，湛蓝湛蓝的，几朵白云独自悠闲地漫步。阳光金灿灿的。山坡上，山谷里，各种树叶都开始变色，有的红得像血，有的黄似金，有的正由绿转黄，又有的却变成了紫色。一时之间，真是万紫千红，秋色斑斓。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橘是红的，橙是黄的，露是浓的。稻海翻涌着金浪，稻穗在阳光里笑弯了腰；高粱举着红艳艳的火把，在秋风中摇曳；玉米棒子咧开黄牙，把秆子压成谦逊的弧度，连秸秆都浸着蜜似的甜香。

“立秋核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柿子圆润盈实，如一只只红灯笼，风一吹，便从树叶中晃出半个红得像霞的脸，掩嘴娇羞地笑着。寒露过后，秋才更有神韵，更有味道。

坡上的野菊开得蓬蓬的，黄得透亮，像谁在这里种下的许多小太阳。秋虫坐在花丛里低低弹唱，唇齿间都是秋的芳香。秋亦是人间最温柔的馈赠。

“你想要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啊？”妈问道。

“我想要个儿子。将来再给他生个妹妹。哥哥可以照顾妹妹。”叶儿高兴地笑着说。

“你觉得肚里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呀？”妈正用乌黑明亮的小眼睛盯着她肚子，笑着追问。

“我不知道！”她的眼珠儿像美丽撩人的萤火虫，带着母爱的温度。怀孕的女性最美丽。

“快生了吧，给宝宝取名字了吗？”妈又问。“早想好了，无论男女女孩都叫韩露！”

妈咯咯直笑：“这名字好听。”

妈的眼神飘向远处。黑八哥坐在电线上，白鸽子站在篱笆上。一阵小旋风，裹着枯叶和尘土在空旷的公路上打着圈过去了。妈眼里写满了思念，藏在泪珠里。她想起了远方的儿女，在秋风中，她的心太落寞。一卷秋风，一滴泪凉。妈闭上眼睛喃喃低语：“……出门寒冷，记得添衣……”这份独一无二的母爱定格在秋的绚丽里。

秋深人不寒，最美的都藏在眼睛里、心里。人间最美是清秋，高天云淡素风柔。

今年暑期，几个朋友邀约我和爱人从家乡出发，跟着高铁奔赴宁夏，在沙坡头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终于与黄河母亲有了第一次亲密的拥抱。

“啊，黄河母亲，我今天终于看到您啦！”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呼喊，在河面上激起一波又一波浪花。

凝望眼前的黄河水，波涛汹涌，一浪推着一浪，不知疲倦地跳着“空中芭蕾”，还不时打着卷儿，形成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漩涡。在一片浑黄之中，那一抹非常显眼的橘红跃入眼帘，时沉时浮，似乎随时会被奔涌的河水吞没。惊呼声、欢笑声与哗啦啦的浪涛声不绝于耳，交织碰撞，奏响了一曲最野性、最欢腾的黄河交响乐。

如此震撼的漂流场面，谁能抗拒得了！买票后，我们一行快速穿上橘红色救生衣，奔向熙熙攘攘的码头。

负责带领我们漂流的筏工，约莫

四十出头，憨厚壮实，古铜色的脸上镌刻着几道水波一样的皱纹，一笑起来，便如梨开的波浪舒展开。或许是因为长期的风吹日晒，与水共舞，他看上去似乎比实际年龄更大一些。

水浪冲击着堤岸，啪啪作响，好像是鼓掌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筏工将筏子顶端紧贴着堤岸，用缆牢牢顶着它的尾部，努力不让它因水浪拍打而摇晃不定。在他引导下，我率先谨慎地踩上筏子，再小心地向后转身，背对着座位坐下，然后又慢慢左转，收紧双脚放到筏子桁条上。我爱人和北京的一对小夫妻也相继上了筏子。两个萍水相逢的家庭相互寒暄，因缘结伴漂行。

筏子即将离岸，筏工向我们介绍说，羊皮筏子俗称“排子”，古代劳动人

民“逢革为囊”，充入空气，泅渡时使用。现在是由十几个或几十个气鼓鼓的山羊皮组成，依靠浮力载人和运输货物，就像现代社会的气垫船。

“你们看，这只筏子缚有十只皮囊，可以承载一吨多的重量，很安全，你们坐稳了，不要怕啊！”他双臂肌肉隆起，划桨的动作如冲浪般节奏分明，仿佛与黄河水有着天生的默契，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不怕，不怕！”我们异口同声，但我分明感到爱人将我的胳膊抓得很紧。

筏子颠簸簸簸，顺水而下。突然，一个浪涛翻滚过来，筏子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托举起来，在浪峰悬停了片刻，又倏地坠到浪谷，被水流推着大幅旋转，惊险刺激感与前一天我在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里模拟乘坐的体验完全不同。

我们紧张得大气不敢出，下意识地将后背靠得更紧了，似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嵌进筏子，“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看着我们沉着应对，风浪似乎变得温和了些许，筏子不再那么颠簸，如陀螺一样忽缓忽急地转着方向，将广袤大漠的苍茫、巍峨高山的雄姿、无垠绿洲的生机——推送到我们眼前，让我们尽情享用这视觉盛宴。

向远处望去，河面上几十只筏子像一粒粒红色的珍珠镶嵌在浑黄色绸缎上，飘向远方，绵延不绝，与堤岸大漠里五颜六色游客的滑沙遥相呼应，立体交织，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真是“筏在水上漂，人在画中游”。

我们心潮澎湃，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大哥，请帮下忙，我们将国旗展示开来！”与我背靠背的小帅哥激动地从包里掏出一面崭新的国旗，将旗子一角递给我。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河风中猎猎展

开，如一团炽烈的火焰，辉映着这条大河饱经风霜的脸庞，传颂着数千年未无数华夏儿女勇毅前行的坚韧，那一个跃动的音符

如湍急的河水从心底倾泻而下，与她的历史荣光强烈共鸣：“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穿过了造型独特的黄河玻璃大桥“如意门”，金色的阳光在河面投下变幻的光影，似一幅水天一色、浪漫雄奇的写意画。筏工一时间情绪高涨，亮开了嗓子，为我们唱起高亢悠扬黄河号子。或许是受到他的感染，周围筏工的号子声也次第响了起来，一场黄河赛歌会拉开了帷幕，我们情不自禁地用双手为他打着节拍。

“从小唱着黄河水儿，养足了精气神儿，哎嗨多哩事儿……”

筏工朴素的词句、独特的韵律、粗犷的声音，饱含着黄河儿女对母亲河的深情与自豪，听得我们心头滚烫。如脱缰野马般的黄河水被号子声驯服了，逐渐收敛起了先前的狂野与躁动。疲倦了的筏子恹恹欲睡，缓缓向前。我们小心地掏出包里的手机，一阵狂拍，渴望将这激情澎湃的时刻、这壮丽的画卷，悉数定格为美好的永恒记忆。

“咔咔”的快门声此起彼伏，不知不觉间，筏子已到了终点。

我依依不舍地下了筏子，回首望去，那抹橘红仍在河面上如星火闪烁。它以泅渡工具从尘封记忆里走来，重获新生，数千年屡遭水患之痛的先民们谁能想到！它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昨天，高歌“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承载着民族的坚韧与力量，又有谁会忘记！它不是简单的救生衣，而是黄河母亲澎湃的心脏，搏动着千年的厚重与今朝的欢畅，从古到今、从贫瘠荒芜到繁荣富强，如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在天地之间洋溢青春的气息。

想到这里，我目光不由自主地又一次投向水天之间那耀眼跃动的一抹橘红……

